

千夫所指：社交网络时代的道德制裁

作者：乔恩·罗森

版权信息

千夫所指：社交网络时代的道德制裁

作者：（英）乔恩·罗森

译者：王岑卉

ISBN：9787510845611

品牌：磨铁数盟

关注我们的微博：@磨铁阅读

关注我们的微信：motieyuedu

问题反馈：mtsmapple@motie.com

网址：<http://www.motie.com/>

本电子书版权归北京磨铁数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所有，未经版权方许可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发行、传播等行为，禁止私自用于商业用途，违者版权方将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。

[目录](#)

[版权信息](#)

[第一章 公开羞辱的复兴](#)

[第二章 大卫和歌利亚](#)

[第三章 道德审判的死刑犯](#)

[第四章 伸张正义的耻度](#)

[第五章 乌合之众的勒庞和津巴多的实验漏洞](#)

[第六章 羞辱别人也是为了“做好事”](#)

[第七章 没有羞耻的天堂](#)

[第八章 消除羞耻感工作坊](#)

[第九章 公开羞辱的“红字”名单](#)

[第十章 不被接受的道歉](#)

[第十一章 能改变谷歌搜索结果的人](#)

[第十二章 扭曲人性的羞辱](#)

[第十三章 后羞辱时代的拉克尔](#)

[第十四章 重塑互联网形象](#)

[第十五章 游街示众](#)

[参考书目和鸣谢](#)

[后记](#)

献给伊莲

第一章 公开羞辱的复兴

整个故事开始于2012年1月。当时，我发现推特（国外社交网络及微博客服务网站）上又冒出了一个乔恩·罗森。他的头像是我的照片，推特账号是@jon_ronson。正当我满心狐疑地翻看以前的推特时，他突然更新了：“回家喽！吃了份加蛋黄酱的瓜拉纳貽贝三明治，好想弄到食谱啊！#美味#”

“你是谁啊？”我问他。

“正在看美剧#宋飞正传#。好想来一大盘撒上柠檬草的块根芹、石斑鱼和酸奶油烤肉串啊。#吃货#”他又发了一条。

我简直无语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连自己的主页都没进，就去看他的主页了。他头天晚上又更新了：“正在做关于#时间#和#鸡鸡#的梦。”

他有二十个粉丝，其中有些是我在现实生活中认识的人。他们可能在想，我怎么突然对美食这么感兴趣了，还坦白自己做了小黄梦。

我又往下挖了挖。我在《卫报》网站上发过一个讲“垃圾波”（spambots）[1](#)软件的小视频。几星期之前，有个名叫卢克·罗伯特·曼森的华威大学学者在下面发了条评论：“我们给罗恩做了个‘替身’（infomorph），你们可以在推特上关注他，账号是@jon_ronson。”

“哦，看来这是和垃圾波类似的东西。”我想，“好吧，问题不大。卢克·罗伯特·曼森肯定是觉得我会喜欢。只要他发现我不喜欢，就会自动注销了。”

于是，我上推特给他留了言：“你好！请问可以关掉‘垃圾波’吗？”

十分钟后，他回复了：“我们更喜欢‘替身’这个词。”

我有点不爽。“但它盗用了我的身份啊。”我写道。

“替身没有盗用你的身份，”他回复，“只是将社交媒体数据重新整合，形成了一种信息图表式的美学。”

我感到胸口一紧。

“哎呀，他娘的，好想来一盘烤洋葱配脆皮法式烤面包啊。#吃货#”@jon_ronson又更新了。

就这样，我跟机器人版本的自己开战了。

一个月过去了，@jon_ronson以每天二十条的频率更新着，展示社交派对见闻，炫耀自己的交际圈子。现在，它的粉丝增加到了五十个。这个账号简直是误人子弟，我对派对和朋友的看法全被它扭曲了。

“垃圾波”让我无可奈何，丢人现眼。我的形象被陌生人毁于一旦，自己却束手无策。

我又给卢克·罗伯特·曼森留言，问他，如果他坚持不肯注销的话，那能跟我见个面吗？我可以把会面过程拍下来，上传YouTube（可供网民下载观看及分享短片的网站）。他同意了，还开心地表示愿意解释“替身”背后的哲学。我回复他说，我“当然”对它背后的哲学感兴趣。

我在伦敦市中心租了个房间，他带着垃圾波团队的另外两个人一起过来。他们三个都是学者，是在华威大学认识的。卢克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，二十来岁，相貌英俊，根据放在网上的简历，是“技术和网络文化领域研究员，虚拟未来协会会长”。大卫·保索拉看上去像个放荡不羁的教师，是很可能在文学研讨会上大谈特谈邪恶巫师阿莱斯特·克劳利[2](#)的那种人。他是“创意技术专家”，数字代理商Philter Phactory的首席执行官。丹·奥哈拉是个光头，眼神锐利，下巴紧绷，表情很不耐烦。他三十来岁，是克隆大学的

英美文学讲师，以前还做过牛津大学的讲师。他写过一本关于英国小说家J.G.巴拉德的书，名叫《终极隐喻》（Extreme Metaphors），还写过《托马斯·品钦：精神分裂症与社会控制》（Thomas Pynchon: Schizophrenia&Social Control）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垃圾波是大卫·保索拉做的，另外两个人负责“研究和咨询”。

我建议他们在沙发上坐成一排，好把他们都拍进去。丹·奥哈拉瞄了另外两个人一眼。

“我们就按他的意思来吧。”他说。他们都坐了下来，丹在中间。

“什么叫按我的意思来？”我问他。

“这和精神控制有关系。”他回答。

“你觉得我让你们在沙发上坐成一排，是想从精神上控制你们？”

“绝对是这样。”

“怎么控制？”

“我对学生就是这么做的，”丹说，“我坐在椅子上，让学生们在沙发上坐成一排。”

“你为什么想从精神上控制学生？”

丹像我抓住了把柄一样，显得有些紧张：“为了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。”

“这会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？”我问。

“不，还不至于，”丹说，“你会觉得不舒服吗？”

“会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我开始诉说自己的不满：“你们这些学者不经当事人同意就闯进别人的生活，把别人当作学术试验的工具。我请你们停下来的时候，你们却轻描淡写地说，‘哦，这不是垃圾波，是替身’。”

丹点点头，身子前倾，问我：“世界上肯定有很多叫乔恩·罗森的人吧？跟你同名同姓的，对不对？”

我搞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只好谨慎地回答：“我相信也有其他人叫这个名字。”

“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，”丹微微一笑，“有个学者就跟我叫一样的名字。”

“你的问题跟我的不完全一样。我真正的问题是，有三个陌生人盗用我的身份，创造了一个机器人版本的我，又不肯关掉这个程序，尽管他们都有名校背景，还在TED大会上做过演讲。”

丹无奈地长叹了一口气：“你的意思是，世界上只有一个乔恩·罗森，你才是正主，其他全是冒牌货。你要验明正身，去伪存真，是不是？”

我死死地盯着他。

“你把我们弄得有点不爽哎，”丹接着说，“你要这么说我们可不服。我们觉得这中间已经隔了一层，你想保护的是你的网络人格——乔恩·罗森的形象，对吗？”

“不！我只想发个推特而已！”我喊了起来。

“网络世界不是现实啊。”

“写推特的是我，按‘发送’键的也是我，所以推特上的就是我本人。”

我们都紧紧盯着对方。

“这跟学术没关系，”我说，“跟后现代主义也没关系，这是事实。”

“真诡异，”丹说，“我觉得你理解这件事的方式很奇怪。很少有人用真名做推特账号，你却是其中之一。现在谁还这么做啊？所以我有点怀疑你的动机，乔恩，我觉得你是想用推特做形象管理。”

我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竟然忘了指出，卢克·罗伯特·曼森的推特就用了自己的名字@Luke Robert Mason。直到今天，我还后悔不已。

我们就这样唇枪舌剑，说了一个多小时。我告诉丹，我这辈子都没用过“形象管理”这个词，根本不懂这种新兴语言。“你们的垃圾波也是，它用的语言跟我完全不一样。”

“没错。”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表示同意。

“所以我才这么生气，”我解释说，“这是歪曲我的形象。”

“你希望它能更像你本人？”丹问。

“我希望它压根不存在！”我回答。

“奇怪，”丹吹了声口哨，将信将疑地说，“我发现这从心理学角度看很有意思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感到强烈的敌意。你好像想把这些算法杀掉？你肯定觉得受到了威胁。”他关切地看着我，“通常来说，我们不会杀掉自己讨厌的东西的。”

“你个浑蛋！”

采访结束后，我有气无力地在伦敦午后的大街上游荡。我有点怕把视频传上You Tube，因为自己刚才简直是歇斯底里。但我还是鼓足勇气，面对可能出现的嘲讽，毅然决然把视频放了上去。大约十分钟后，我战战兢兢地瞄了一眼评论栏。

我读到的第一条评论是：“这是身份盗用，他们应该尊重乔恩的个人自由。”

我稍稍松了一口气。

“应该给那几个浑球开推特小号，成天表达他们对色情片的热爱。”第二条评论如是说。

我咯咯直笑。

“这帮人就是控制狂，”第三条评论说，“干死他们！起诉吧，让他们彻底完蛋。我要是跟他们面对面，肯定要喷死他们。”

我简直心花怒放了。我就像电影《勇敢的心》里的英雄，闯荡在漫漫原野上，起初是孤身一人，后来有了无数追随者。

“卑鄙，一群自以为是的二货，把别人的生活当儿戏，以别人的痛苦为乐。”下面的评论这么说。

我用力点点头。

接下来一条是：“那帮学者就是傻×，应该让他们用最痛苦的方式去死。坐中间那孙子就是一神经病。”

我皱了皱眉头，并不希望有人给他们造成实际的伤害。

“弄死这帮孙子，尤其是中间那傻×。左边那秃子也是，那个不说话的也不能放过。然后往他们尸体上撒尿。”这是接下来的一条。

我赢了。没过几天，那帮学者就注销了@jon_ronson这个账号。他们惨遭羞辱，最后只好默默接受了事实。公开羞辱就像给一切按下恢复出厂设置的按钮。原本有些东西马上失控了，但由于众人议论纷纷，一切又重归平静。

那帮学者把摧毁“垃圾波”这件事看得很重。他们在《卫报》的专栏里宣称，自己的宏伟目标是暴露华尔街算法的专制性。“被程序操纵生活的不止罗森一个人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。”但我还是搞不懂，难道注册个垃圾账号谎称我爱吃芥末馅饺子，就能让公众对华尔街算法义愤填膺？

“有人让我解雇你——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？”大卫·保索拉写了条推特，艾特了那个垃圾账号，“你只剩下几小时了，希望你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。”

“天哪，真是够了，”我给他发了封邮件，“赶紧注销吧。”

我很高兴能取得胜利，感觉棒极了。美妙的感觉充斥着我的全身。全世界的陌生人都联合起来告诉我，我是对的。这真是个完美的结局。

接下来，我准备愉快而骄傲地回顾一下社交媒体上的公开羞辱事件。第一件引起轰动的事发生在2009年10月。爱尔兰乐队“男孩地带”成员斯蒂芬·盖特利和同性伴侣安德鲁·考尔斯一起度假时意外身亡，验尸官得出的结论是自然死亡。专栏作家扬·莫伊尔却在《每日邮报》（Daily Mail）上写道：“无论死因是什么，都绝不是正常死亡……这对于同性伴侣‘从此幸福生活在一起’的神话不啻又一次打击。”

我们才不会允许这种老顽固的思想死灰复燃呢。在众怒之下，玛莎百货和雀巢公司要求《每日邮报》网站撤下自己的广告。那真是一段好日子。我们用《每日邮报》意想不到的武器打击了它，那就是社交媒体上的公开羞辱。

从此以后，只要出现仗势欺人的情况，我们会动用这个武器。《每日邮报》嘲笑一家致力于消灭饥饿的慈善组织不核查申请人身份就发放食品。当晚，那个慈善组织就在推特上收到了三万九千美元捐款。

谈起这场“战役”时，有位网友是这么说的：“这就是社交媒体的好处。《每日邮报》以造谣中伤为生，无法促进人们相互交流，形成自己的观点。”

一对失业夫妇交不起洛杉矶健身中心的会费，健身中心却不让他们退会。我们再次出手，健身中心马上就认了。过去毫无反抗能力的小个子击败了巨人，是因为弱者使用了新式武器——网络上的公开羞辱。

后来有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。公开羞辱正在逐渐复兴。经过一百八十年沉寂（英国早在1837年就取消了公开处刑，美国则是1839年取消的），它终于东山再起了。公开羞辱是一种威力无穷的工具。它能产生高压，扩展速度和影响范围都极为惊人。阶级的界限被打破了，沉默的人可以发声了。这就像社会公正的民主化。所以我决定，下回当公众用羞辱来对抗强权，公民以戏剧性的方式取得胜利时，自己一定参与其中。我想近距离观察这种行为，记录它是怎样纠正错误的。

我没有等太久。@jon_ronson在2012年4月2日正式注销。仅仅过了十二星期，在7月4日半夜，一个住在布鲁克林区格林堡的男人躺在沙发上构思博客时，突然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。

第二章 大卫和歌利亚

2012年7月4日半夜，迈克尔·莫伊尼汉躺在沙发上，妻子乔安娜陪着刚出生不久的宝宝在楼上睡觉。他们很穷，一直都穷。新闻界的每个人似乎都挣得比迈克尔多。“我永远也不能把新闻变成钱，”他后来告诉我，“我不懂该怎么做。”

他们非常焦虑。迈克尔已经三十七岁了，靠写博客和自由撰稿勉强糊口，住在布鲁克林区格林堡一间没有电梯的公寓里。

不过，他刚刚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。《华盛顿邮报》请他在十天内写一篇文章。这个时间段不算太好。“现在是国庆节，每个人都在休假，既没什么读者，也没什么新闻。”但不管怎么说，这都是个难得的机会。迈克尔感觉肩头压力很大。这种压力刚刚毁掉了去爱尔兰拜访老丈人的假期，现在又让他赖在沙发上一筹莫展。

他开始在网寻找灵感，心血来潮下载了最近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排行榜首位的非虚构读物。那是一本讲创造力的神经科学著作，作者是年轻英俊、享有国际声望的心理科普作家乔纳·莱勒，书名是《想象：创造力是怎么工作的》（Imagine: How Creativity Works）。

第一章的标题是“鲍勃·迪伦的大脑”。这一下子就引起了迈克尔的兴趣，因为他是鲍勃·迪伦的铁杆粉丝。在迪伦天马行空的音乐生涯里，《滚石》（Like A Rolling Stone）这首曲子的诞生无疑是里程碑。乔纳·莱勒再现了迪伦创作这首曲子的心路历程。

1965年5月，迪伦觉得百无聊赖，厌倦了辛苦的巡回演出，“被失眠和药物折磨得瘦骨嶙峋”。他开始厌恶自己的音乐，创作的欲望荡然无存。正如乔纳·莱勒所说：

他唯一相信的，就是这种生活不能继续下去了。每次在报纸上读到关于自己的报道时，他都会有同样的感觉：“上帝啊，幸亏我不是‘我’，幸亏我不是那样。”

迪伦告诉经纪人，他要退出音乐界。他搬进纽约伍德斯托克的一间小屋，打算写本小说。

但就在迪伦决定结束音乐生涯的时候，他被一种奇怪的感觉攫住了。“那是一种很难描述的感觉，”迪伦事后回忆说，“就像突然有了倾诉的冲动。”

难怪《想象：创造力是怎么工作的》这本书会畅销了。但凡陷入创作瓶颈、深感绝望的人，有哪个不想读到这样的故事，有哪个不希望自己当前的状态和鲍勃·迪伦创作出《滚石》前一样？

我得解释一下，迈克尔·莫伊尼汉下载乔纳·莱勒的书，不是因为给《华盛顿邮报》写文章遇到瓶颈，需要找点灵感，而是因为乔纳·莱勒不久前被卷进了一起不大的丑闻，迈克尔打算报道这件事。经人证实，莱勒给《纽约客》写的一些专栏文章，其实是他几个月前给《华尔街日报》写的文章。英国没有美国那么重视“自我抄袭”，迈克尔打算讨论这个现象，进而探讨这反映了英美文化的哪些特点。

读到某一处时，迈克尔停了下来。他反复打量这句话：

“那是一种很难描述的感觉，”迪伦事后回忆说，“就像突然有了倾诉的冲动。”

迈克尔皱起了眉头：“鲍勃·迪伦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？”

“是什么引起了你的怀疑？”我问迈克尔。我俩在纽约切尔西的一家小餐馆吃午饭。迈克尔相貌英俊，但显得很烦躁，眼睛像哈士奇一样暗淡无光，眼神飘忽不定。

“这话不像迪伦说的。当时的迪伦，每次接受采访时都很浑蛋，让采访者超级不爽。但这句话听上去却像是鸡汤文里的。”

所以，迈克尔躺在沙发上，翻了翻这句话前面的段落。

每次在报纸上读到关于自己的报道，他都会有同样的感觉：“上帝啊，幸亏我不是‘我’，幸亏我不是那样。”

在D.A.彭尼贝克执导的纪录片《永不回头》（Dont Look Back，省略掉Don't的一撇是导演的主意）里，迪伦读了一篇关于自己的报道：“他拼命抽着雪茄，每天要抽八十根……”他哈哈大笑：“上帝啊，幸亏我不是‘我’。”

迈克尔心想，乔纳·莱勒怎么知道迪伦每次读到关于自己的报道都会这么说？“每次”从何而来？而且，“上帝啊，幸亏我不是‘我’”这句有据可查，“幸亏我不是那样”这句是哪来的？他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？乔纳·莱勒是从哪里找到这句话的？

于是，迈克尔·莫伊尼汉给乔纳·莱勒发了封邮件。

“我是迪伦的死忠粉，一拿到你的书，就迫不及待地第一章读起……迪伦的说话风格我非常熟悉，所以有些引言让我觉得很困惑，又找不到出处……”

这是迈克尔给乔纳·莱勒写的第一封邮件，是他带我回家后，在客厅里读给我听的。他妻子乔安娜坐在我们旁边，周围散落着婴儿玩具。

到7月7日，迈克尔在发给乔纳·莱勒的邮件里，已经指出了六处可疑的引言，包括“就是突然有了倾诉的冲动”和“幸亏我不是那样”，还有迪伦对刨根问底的记者们愤怒的回应：“我对自己写的东西没什么可说的。我只是把它们写下来，没什么伟大的含义。别再叫我解释了。”

在《永不回头》里，迪伦确实说过“我对自己写的东西没什么可说的。我只是把它们写下来，没什么伟大的含义”。

但没有“别再叫我解释了”。

迈克尔提到了自己的截稿日期，说自己得在十天内把文章交给《华盛顿邮报》，然后就按了“发送”键。

第二天，乔纳给迈克尔回了两封邮件。他的回信看上去既友善又专业，公事公办，还带着点优越感，让人一看就觉得是个聪明的年轻学者。他对迈克尔提出的问题表示理解，保证会尽量安排时间解答，但最快也要十天后。因为他正在北加利福尼亚度假，假期刚好是十天。资料都在家里，离度假的地方有七小时车程。他不愿意为查点资料来回奔波十四小时，这会毁了假期的。如果迈克尔能等上十天，他会发来详细的脚注。

迈克尔给我读这个部分的时候哑然失笑。十天，刚好跟迈克尔给《华盛顿邮报》交稿的时间一样。

不过，乔纳愿意试着凭记忆回答迈克尔的问题。

迈克尔说：“从这里开始，他就露出狐狸尾巴了。他打算撒谎，不过还有点犹豫。‘我要不要撒谎呢？’”

乔纳选择了撒谎。

“我得到过一些帮助，”他写道，“来自迪伦几个经纪人中的一个。”

那个经纪人让乔纳浏览了尚未公开的采访原稿。如果有些引言跟网上通行的版本有出入，原因就在这里。

乔纳接下去写道：迪伦是在1995年对电台记者说出“别再让我解释了”这句话的，引自一套罕见的多卷本选集《开口的小提琴手：鲍勃·迪伦传奇一生的访谈和记者招待会采访集锦》（The Fiddler Now Upspoke: A Collection of Bob Dylan's Interviews, Press Conferences and the Like from Through-out the Master's Career）。然后，乔纳对迈克尔表示感谢，彬彬有礼地结束了邮件。邮件最下面一行字显示：“发自我的苹果手机。”

“发自他的苹果手机，”迈克尔说，“这么长的一封信竟然是用手机写的。大概他是心虚吧。他手心里会不会全是汗呢？你说呢？”

谁知道乔纳·莱勒是不是真的在度假？但迈克尔只好信了。两人暂时没有再联系。这导致迈克尔迟迟无法把文章交给《华盛顿邮报》，只好继续挖掘资料。从《开口的小提琴手》找线索简直是个噩梦：“第十一卷，第十二卷，第十五卷，每卷售价一百五十美元到两百美元。”

乔纳·莱勒可能觉得迈克尔没钱买一套这么贵的选集，也不会真对这么卷帙浩繁的著作深究到底，但他实在是太低估迈克尔了。迈克尔身上有些特质，让我想起了电影《终结者2》里的半机械人，那个家伙比阿诺·施瓦辛格还结实，跑起来比速度最快的汽车还快。他妻子乔安娜告诉我：“迈克尔是社会法则的守护者。”又转过身对他说，“你很善良，只要每个人都……”她的声音渐渐变小了。

迈克尔说：“如果有人走在街上乱丢垃圾，我就会无法忍受。我会失去理智，问他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

“这一下就是好几个小时，”乔安娜说，“我们本来只想出去散散步，结果却听了整整半小时的咆哮……”

“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崩溃。”迈克尔说。

最后，迈克尔找到了《开口的小提琴手》的电子版。确切地说，不是那套书的电子版，而是迪伦全部已知采访的档案合集，名为《每个字都是精神污染》（Every Mind-Polluting Word），”迈克尔告诉我，“基本能算作《开口的小提琴手》的电子版吧，是一个粉丝整理后放到网上的。”它证明鲍勃·迪伦在1995年只接受过一次电台采访，而且一次也没对采访者说过“别再让我解释了”。

7月11日，迈克尔跟妻子女儿在公园里玩。天气很热，他女儿在喷泉里爬来爬去。电话突然响起，铃声提示“乔纳·莱勒来电”。

我现在知道乔纳·莱勒的声音是什么样的。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他的声音，那就是“字斟句酌”。

“我们聊得不错，”迈克尔说，“谈迪伦，谈新闻界。我告诉他，我不是想出名。你知道的，我奋斗好几年了，做该做的事，养家糊口，一切都很好。”

迈克尔说“没问题”时的语气，让人听来恰恰像是“有问题”，就像一个人焦虑地低下头，死死盯着地板一样。

“我告诉他，我不是那种嘴上没毛的脑残，‘只要你找个目标，我会在广场上把它烧了，让世人知道老子的厉害。’”乔纳说，“我对此一点也不感冒。”

迈克尔挺喜欢乔纳：“我和他聊得挺好，真的挺好。那是一次很棒的对话。”挂电话之前，他们互道珍重。几分钟后，乔纳给迈克尔发来邮件，再次对他的正直和不像脑残一样羞辱别人表示感谢。那些人从来不像迈克尔这么宽宏大量。

那之后，迈克尔冷静下来，继续深挖乔纳这个人。

那几天过得很平静。迈克尔感觉自己像阿加莎笔下的大侦探波洛一样。乔纳声称自己得到了迪伦几个经纪人中一个的帮助，迈克尔觉得有点可疑。事实证明，鲍勃·迪伦只有一个经纪人，名叫杰夫·罗森。虽然杰夫·罗森的电子邮件地址不太好找，迈克尔还是找到了。

迈克尔发邮件问他有没有跟乔纳·莱勒说过话，对方回答“从来没有”。

于是，迈克尔又给乔纳发了封邮件，说还想再提几个问题。

乔纳显得有点惊讶。难道迈克尔还想报道这件事？他还以为迈克尔放弃了呢。

迈克尔给我讲这个故事时，一脸鄙夷地摇了摇头。乔纳显然以为自己的甜言蜜语已经阻止了迈克尔做进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（<https://www.shgis.cn>）

文档名称：《千夫所指：社交网络时代的道德制裁》乔恩·罗森 著.epub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n/post/1266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